

仍有不適感覺，對肺結核只治過一例，自一九四九年起每年咯血，去冬施用外刺療法後，未再咯血；至於實際病情因該院未進行X光照片及血液檢查，故無法判定。在耳鼻喉科方面治療有效的為中耳炎、鼻膜炎、面神經麻痺、面神經痛和面神經抽動。在眼科方面對眼力疲勞有效。在外科方面僅做了一位三叉神經痛無效，就沒繼續再做。在小兒科及皮膚科還沒有做過。但該院認為

外刺療法，對於某些疾患確有相當療效，且方法簡便易學，是值得研究的。

從孫氏歷年在臨床上的治療成就，和大連醫學院生理教研組的座談，以及該院附屬醫院試行外刺療法的結果，與個人三年來經常在孫處的觀察，證明這一療法是有其獨特的治療效果，而且有研究推廣的價值的。因此，將這一療法介紹出來，以供中醫同道的參考。

砂眼病史述略

宋 向 元

我國眼科學，在漢代以前似沒有專門著作。「史記扁鵲傳」裏面雖有「……扁鵲過陽，聞周愛老人，即為耳目痺醫」的記載，而現存最古的醫學經典「素問·靈樞」中，論及眼科的話亦不多見。這說明上古的人們對於眼病祇知攝生以防，（註一）而對眼病的認識和處理尚不進步。

「砂眼」，這是近來醫務界慣用的病名，它在中醫舊籍裏面是找不到的。這是一種常見的眼病，起初不顯甚麼痛苦，只覺眼臉有些磨擦眼球，眼睛容易疲勞，漸有迎風流淚，結膜經常發紅等現象。這是一種傳染病，（註二）往往由於害砂眼病人的毛巾，枕頭或洗臉盆等傳染而來。這種眼病很厲害，初起不治就會漸漸嚴重，引起角膜潰瘍，穿孔；或引起睫毛內翻，睫毛亂生。還有引起上眼瞼下垂，不能很好睜開。我國害此病的極多，由此瞎了眼的不少。——我國醫家注意此病很早，至遲在晉代的方書就有關於「砂眼」的某些症狀和其治療方法。這說明「砂眼」病很早就侵害着我國人民，因而引起醫家的注意了。但是，古人對於此病的認識，向來束縛於「風、冷」或「脾經風熱」等推測之說，不能進一步追求真正病原之所在；所以直到近代醫學輸入之前，始終不知它是一種傳染病。於是預防知識不能早期普及，千百年來不知若干萬人的光明，葬送於這毒惡的「砂眼」病！

「砂眼」病，在晉代和唐代的醫書裏面叫做「目中風腫」。「外臺秘要」二十一卷引「肘後」：療目中風腫弄眼方」三首，又引「范汪」：療目中風腫痛方」一首。——「肘後備急方」是葛洪

所著，「范汪方」是范東陽所著，這都是晉代的方書。

葛洪所說的「弄眼」二字，是否指「砂眼」的症狀而言，無考。

到了隋代的「巢氏諸病源候論」（公元610年行世，以下簡稱「巢源」。）創述眼病諸候，凡三十八論。其中不少南北朝以來對於眼病觀察的記載，可供吾人探索這一階段中的醫學發展的跡象；但其理論方面則未脫去「素問·靈樞」的範疇。

「巢源」的「目風腫候」解釋並描述「砂眼」的症狀說：「目為肝之外候，肝虛不足，為冷熱之氣所干，故氣上衝於目；外復遇風冷所擊，冷熱相搏，而令瞼內結腫，或如杏核大，或如酸棗之狀。腫而因風所發，故謂之風腫。」——這似指「砂眼」第二期結合膜乳頭肥大的症狀而言。

初期的症狀，「巢源」則有「目風赤候……見風淚出，目瞼皆赤。」和「目眇候……目皆癢而淚出，目皆恒濕」等記載。關於末期的症狀，則有「眇目候……風客於瞼膚之間，所以其皮縱橫，覆於目，則不能開。」——從這些記載，可見當時醫家對於此病的觀察已經漸趨精密了。

到了唐代，我國眼科學突然地進步起來。其最大的原因，當是受了印度醫學的影響。（註三）如孫思邈（581—673）的千金方」把目疾的原因分為十六種；又如李諫議的「近效方」亦有類似的主張。而「近效方」記述「倒睫毛」的症狀，頗為具體而生動，可補「巢源」之缺略。原文見

「外臺秘要」二十一卷引：

眼有倒睫毛，或折在瞼中，聚生，刺入白睛；唯覺癢悶，漸赤膜起，連上下瞼多生赤瘡。若掣刺黑睛則淚出，似白翳出。若刺著瞳人，令眼疼痛疼澀，不欲見明；連鼻驕痛，銳腦掣夾。此多損傷，宜速救療。……

以上略述晉唐醫書中有關「砂眼」的記載。

到了宋代和明代的醫書裏面，卻又把「砂眼」病叫做「瞼生風粟」了。我們在北宋的「太平惠民和劑局方」中可以找到「瞼生風粟」這一名目；如密蒙花散和洗眼紫金膏等方。而對於病因，仍是主張「風氣攻注」之說。（註四）

明代袁學淵的「秘傳眼科七十二證全書」有專條記載「風生風粟」的症狀。他說：

瞼生風粟者，瞼間積血年久，致成風粟。……蓋胞者、上胞，瞼者、下瞼也。脾胃壅熱，致令胞瞼之間漸成風粟；如麻如米，如楊梅之狀。磨擦瞳仁，黑睛有翳。久久漸昏，流淚不止。

這樣具體而詳明的記載，要比「巢源」那樣片段而散漫的形式進步得多了。而論及病因，卻又採用「五輪」之說，（註五）實之於「脾胃壅熱」。

明末和清代的醫書中，更把此病叫做「粟瘡」或「椒瘡」。這名目當然是由於人們對於「砂眼」的認識所發展的。但我們從此可以看出中國的醫學家並不著重病名，他們往往隨意創造病名；一個病可以有幾個不同的名目，甚至同一名目也可以包括着不同的病——中醫學術的不易懂和不易整理，這也是其中的一個毛病。

清代另有些醫書，如「醫宗金鑑」就把此病的某些症狀，如「眼胞緊小」、「瞼硬眼疼」和「風牽瞼出」等，卻仍與「瞼生風粟」平行地排列着，這些症狀互不聯系地排列在「目外障」總名目之內。——這樣的記載，似不能鞏固宋代以來的認識基礎，相反地卻倒退到「巢源」階段的認識水平了！像這樣迂迴倒退的現象，在我國醫學文獻中常常遇到，不祇「砂眼」一病是如此的。

註一 道家多主攝生，很早就有人說，眼睛用得太久了會瞶眼的。這是一方面，另外「山海經」裏面說，人們吃了某些動物或植物可以防止「眯」。這「眯」字指砂眼而言，因無佐證尚不能確定。范行準先生曾有此說，見「醫史雜誌」第三卷第二期。我們略引「山海經」原文數則於下：『是多冉遺之魚，……食之使人不眯。』（西山經）又如『有草焉，名曰植楮……食之不眯。……有獸焉，……名曰龍蜺，食之不眯。』（中山經）還有的鳥類和草類，據說也可以防止「眯」；但不是用吃的方法而是用「服」的方法

了。所謂「服之不眯」，就是把那種東西掛帶在身上，以防止「眯」了。——「眯」究竟是什麼，是指着沙草入目呢？還是另外的一種眼病呢？很值得注意。

註二 砂眼病在埃及境內非常流行，拿破倫的遠征軍從埃及回到法國之後，軍隊中也大流行起來；又從散居的軍人們逐漸傳染到一般居民。於是引起多數人的注意。因為這種眼病是從埃及帶來的，遂有「埃及眼炎」的名稱。當時人們雖不能確知病原是甚麼，但已把「埃及眼炎」看作一種傳染病了。直到最近，才發現它的病原體是一種濾過性病毒（Virus）。

註三 東漢時代，佛教已有輸入，僧侶們帶來了印度醫學；東晉時已有「佛說咒目經」等譯本，這祇是咒語治病之「胡法」對於我國原有眼科醫術的影響不大。隋唐間有了「謝道人天竺經」和「龍樹菩薩眼經」等譯本，這都是介紹印度眼科的專書。印度的眼科學，本來要比我國原有的高強，尤以外科手術來治眼病，更是我國所沒有的。於是「千金方」，「近效方」和「外台秘要」就採用不少的「胡方」和「胡法」了。

註四 這兩個方子治砂眼，據我的經驗，都很有效。茲錄於下，以供參考：1.密蒙花散：治風氣攻注，兩眼昏暗，眵淚，羞明，暴赤腫痛。及痘毒入目，翳膜遮睛。藥方：密蒙花、羌活、白痢藜（炒，去刺）木賊（去節）石決明（煨）各一兩，甘菊花（去蒂）二兩。研為細末，每服二三錢，飯後茶清調下。——這是內服藥，須與下面的洗眼藥同用，效力更大。2.洗眼紫金膏：治翳膜遮障，攀睛努肉，昏暗，淚多，瞻視不明。或風氣攻注，瞼生風粟；或連眶赤爛，怕日羞明。藥方：黃連（去鬚）五錢，赤芍藥當歸、硃砂（另研）乳香（另研）硼砂（另研）各二錢五分，雄黃（研，飛）二錢，麝香（另研）五分。研為細末，入研藥拌勻，再研。煉蜜為丸，如皂角子大。——用法：每用一丸，放在潔淨的盃子裏，用沸水泡開，澄清，乘溫用紗布洗眼。藥冷即不洗了，閉目少時。候四五小時後，再把藥水煨熱，照前法再洗。一丸可洗三次。禁忌：不得用銅鐵器來作洗眼具；如是急性發炎的眼病，不得用此洗藥。

這裏所說「翳膜遮障」或「翳膜遮障」當是砂眼的「垂簾翳」。特在此補作說明。

註五 「五輪八廓」之說，起於隋唐之佛書，但未為醫書引用；到了宋代改編「龍樹眼論」之後，此說方略具雛形。元、明以來，其說大行，成為眼科解剖學的重要理論。——瞼、胞為「肉輪」，屬脾經，故云「脾胃壅熱」。